

冯国璋

北洋风云人物系列之

北洋时期最有争议的总统

韩仲义◎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文史辉映 雅俗共赏（代序）

刘永典

韩仲义先生从医从教几十年，出版过医学专著，发表过多篇医学论文，几次被评为省地拔尖人才。他的业绩已经够抢眼了，又一不留神成了著名作家。他酷爱文学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起坚持业余创作，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、科普作品几百篇，有二十多篇作品收入十几部选集。先后出版北洋军阀系列长篇六部，现代小说、纪实文学、报告文学五部，多次获省、国家文学奖。是一位颇具实力的多产作家。
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，韩仲义把北洋军阀人物纳入创作重点，多次到天津、北京、山东、保定等相关城市查阅资料，采访知情人，对北洋军阀的发展轨迹、心路历程有较深研究，有深厚的资料储备和创作激情。他以智慧、才华和悟性孜孜以求，自强不息，终于获得丰硕成果。

韩仲义年逾古稀，仍然坚持笔耕不辍。他做人低调，虽获得不少荣誉和成就，但从不张扬。他崇尚杜甫两句诗：“细推物理须行乐，何用浮名绊此身。”追求真实价值，而非浮光掠影。在浅薄浮躁、物欲横流的今天，这种精神无疑是难能可贵的。

北洋军阀时期是近代史上一个重要时期，同战国时期相似，是一个狼烟四起，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。清廷衰微破败，列强虎视眈眈，反清灭洋运动风生水起，北伐革命如火如荼，封建残余负隅顽抗，军阀间拥合离拒、凶终隙末，交织成一幅云谲波诡，光怪陆离的历史画卷，加速了中国贫穷、落后、半殖民地化。北洋军阀祸乱中国短短十六年（1912—1928）中，国家元首（大总统、代总统、临时执政、大元帅）更换七人八任，内阁总理、代总理更换三十多任。最短者只任职六天。这种走马灯似的权力更迭，是社会动荡，政治势力疯狂角逐，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代理人的真实写照。直系军阀统治期间，虽然从客观上不自觉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，建立了现代军事的雏形，但由于军阀穷兵黩武，争权夺利，加速了中国半封建、半殖民地化，使中

国积贫积弱，民不聊生，经济崩溃，百业凋敝，使人民陷入深重苦难之中。

直系军阀系列丛书，共三部，分别写了冯国璋、曹锟、吴佩孚三个直系大军阀，自 1987 年问世以来，深受读者欢迎，累印十余万册，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。

作者用翔实的史料、生动的文笔还原了一个个活灵活现，栩栩如生的形象。昔日风云人物的兴衰际遇、悲欢离合尽收眼底，其所附丽的时代风貌、历史变迁，乃至整个近代史、国情史也了然于胸，历历在目。

一个事物孤立地看，往往很难发现它的价值，一部书也同样。站在一定高度，透过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参照，去俯览，去剖析，情况大不相同。直系军阀系列真实地、艺术地再现了近代史上不光彩但不无教训、不应忘怀的一幕。可谓绘声、绘色、绘情。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，真正做到“再现”很不易。尤其北洋军阀盘踞中国的十几年，天昏地暗，冥顽难辨，使人陷入一定的盲目性，使回顾和描写这段历史的人容易将倾向性与真实性对立起来，不惜曲解历史；或为投合而随俗、应景、效颦，不惜开历史的玩笑。直系军阀系列丛书的可贵之处在于，它力图寻找出人物一生前后连贯的文化心理线索，以此把人物复杂的人生色彩复原为一个活的机体，一些看似矛盾的人格侧面，都可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诠释。其每部书的立意、选材、铺排和着色都有自己思想上的追求和一以贯之的科学态度。作者对所处时代纷纭复杂的矛盾采取全景式写法，将众多人物和多样的场景“调整成一篇完整的历史”。对这一历史时期重大事件的前因后果，做了历史性的艺术反映。这与近年来以搜奇猎怪为宗旨的某些历史读物大异其趣。

直系军阀系列丛书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作者全力创造艺术典型。历史小说需要有立得住的人物，而且对人物形象的容量及价值的要求非同寻常。这三部书在惨烈的斗争中，不仅写了冯国璋、曹锟、吴佩孚的政治心态史、文化心态史、感情心态史，还塑造了近代史上时有所

闻，但并不被人熟知的形象，重现了他们独特的政治经历、生活道路、文化素养和最后命运。

三部书写了大量历史事件，通过主要人物带出环境和事件的来龙去脉，并引出其与人物的关系。但作者始终把注意力放在事件中的人上使得这套书既具“智商”，又具“情商”。书中军阀、革命党、清政府等相关人物多达几十个，既不能采取“列传”式写法，又不能使人物淹没在纷繁的事件中。阳夏之战、“二七”惨案、贿选丑剧，颠沛流离，炎凉落寞，都通过各色人等的态度、事件的变化和始末，演绎人物命运的深化。作者倾注的力量不仅在战场上，更主要的在不见硝烟的场合，包括会议、斡旋、官场往来、感情纠葛等等。作者抓住呈现人物心灵的跌宕变化，使众多人物在作者透视、聚集之下跃然纸上。

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小说的基石，但并非单纯追求真实的“信史”。这套作品在真实性与典型性上做了探索。作者本意并非考证某些历史情节，而在于对众所周知或知之甚少的历史细节做一番咀嚼与品味。在重大史实和主要人物的政治面貌、性格特征上，基本上“谨守史范”；对历史上无明确记载的细节，则结合时代、环境及人物特性“遥体人情”，“悬想事势”（钱钟书语），进行合情合理的艺术创作。这样以史带文，以文证史，交相辉映，补出人物的心路历程，复原或部分复原人物的神韵，达到或近于深层次的历史真实。

作者把冯国璋、曹锟、吴佩孚三个军阀作为每部书的主人公，着力于人物形象的整体塑造，尤其对他们在历史关头所做的政治选择，特别是对人民的态度、感情做了无情剖示。而这种表现是沿着人物的思想脉络，逐步走向他们的灵魂深处。重视内在挖掘，让人物按照自己的信仰、观念、特质，干符合特定历史人物性格逻辑的事，逐步勾画出人物的精神面貌。

这套书的总体思路很明确：以文代史，以文代传，文中有史，史中有传，文史相融合。这种独到的结构设计，既吸收了传统叙事艺术的精华，又不囿于传统；既有外在手法的变化，又有内在深层次的创新；既写出多灾多难的历史沧桑，又写出历史风云人物的作为及感情

心态。有高潮有悬念，有独立存在价值，但又构成一个线型的、链条式的运转机制。主人公的命运牵引读者一章章看下去，欲罢不能。

作者在叙事上注意疏密相间，错落有致。对主要人物事件不惜浓笔重墨，相反则惜墨如金，点到为止。在紧张穿梭中，不忘描绘主人公闲情逸致的“业余”生活，增强了故事的吸引力。冯国璋爱妻周砥的聪颖妩媚，举案齐眉；曹锟的声色犬马，藏娇纳妾；吴佩孚醉心于星相占卜、琴棋书画、兵书战策、湖光山色，尤其吴佩孚与前妻、现妻、秘书陶梦的感情纠葛，以及养女的“意外身亡”，在浓郁的生活和艺术氛围中，将文学和史学，知识和情趣融为一体，读来颇具意味和震撼力。

三部书在叙事风格上的独到之处在于娓娓道来，顺乎自然，没有丝毫做作之感和雕琢痕迹。作品场面宏大，人物众多，头绪纷繁。在历史过程的徜徉中，作者将风云变幻纳于胸中，集于毫端，在纷纭复杂的头绪中从容不迫，有条不紊，铺陈扬弃，纵横捭阖，写得既变幻莫测，又条理清晰。同时，作者也将其艺术触角伸入人物内心深处，写出各色人物的不同心态及微妙心理。加上富有情趣的生活细节，引人入胜的情节，构成主要人物复杂多重的性格特征。袁世凯的阴险狡诈，唱筹量沙；黎元洪的柔弱无为，敦厚木讷；冯国璋的狡狯圆通，首鼠两端；曹锟的愚氓颟顸，声色犬马；徐世昌的世故圆滑，老谋深算；段祺瑞、吴佩孚的刚愎自用、桀骜不驯，都被作者刻画得活灵活现，入木三分。莫泊桑说：“一部文学作品，不仅给我们讲一个故事，娱乐和感动我们，还要强迫我们理解蕴藏在事件中的深刻意义。”小说是诉诸形象的，思想性不是外加的，是形象、场面和情节的自然流露，水到渠成的。韩仲义的小说做到了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毋庸讳言，本丛书人物，特别是次要人物的形象刻画尚欠丰满。三个主要人物的悲剧性命运的原因未能得到深刻揭示。小说把致乱之源过多归咎于个人，对历史运动合力的揭示尚欠深刻和充分。作品中有些理念性的东西，未能弥补不够充盈的时代氛围，尚难使读者获得当代意识对历史的烛照。从全书气势上看，多了一些匆忙，少了一些厚重。尽管如此，它仍不失为一套好书，相信它的再版会有崭新的面目，带给读者更大的惊喜。

刘文典，著名评论家。

目　录

第 1 章　愤然从军 1
第 2 章　辅佐袁世凯 37
第 3 章　进京任教头 77
第 4 章　助袁夺兵权 111
第 5 章　逼宫篡位 149
第 6 章　血洗古城 180
第 7 章　江宁霸主 220
第 8 章　公开反袁 247
第 9 章　圆梦副总统 277
第 10 章　代理大总统 313
第 11 章　明争暗斗 350
第 12 章　坎坷“南巡”路 392
第 13 章　最后的岁月 419
后记 444

第 1 章　愤然从军

吴氏泪迹斑斑，正坐在炕沿儿上发呆，见冯国璋进来便扭过脸去，又委屈地抽泣起来。冯国璋走过去，柔情地抱住妻子，妻子用胳膊肘捣他，他抱得更紧了。妻子一回身，把脸偎在冯国璋怀里哭出声来。这一哭，冯国璋心里也很不是滋味。

冯国璋说：“行啦行啦，我又不是去死，我是去混前程。等混出个人样儿来，我就接你去当阔奶奶、官太太。到那时，什么活儿也不让你干，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进门有人打帘子，出门有人抬轿子，一呼百应的多有意思。”

吴氏把冯国璋一推，说：“别贫嘴贫舌的，慢说你当不了官，就是当了皇上，俺也不稀罕。俺就是不明白这个理儿，俺是不贤惠吗？俺是丑八怪吗？俺是对婆婆不敬、对丈夫不周吗？你还想什么？你就忍心把俺娘俩儿扔下不管，到外边去折腾吗？呜呜……”

冯国璋把妻子抱紧：“看看，又来了不是。我在家陪你一辈子才好呢，可荣华富贵从哪里来？我都二十五岁了，耪过大地，干过小工，马戏团当过小丑，哪一样是有出息的营生？我再不出去闯一闯，这辈子算完了，不受苦中苦，难为人上人，天上不会掉馅饼的。”

吴氏哭着说：“当兵的拈花惹草，哪有好东西！”

冯国璋笑笑说：“哦，你是怕这个呀，告诉你，我改变主意啦，不去当兵，是去保定找二舅学买卖。”

吴氏抬起头，看着丈夫的脸：“真的？只要不当兵，俺不拦你，你多会儿走？”

冯国璋说：“明天一早儿。”

吴氏把冯国璋推开：“俺给你拾掇东西。”

冯国璋重新抱起妻子，亲了又亲。

夫妻二人，一个端灯，一个打点行装。一会儿趴在儿子身边，对儿子看了又看，亲了又亲，一直折腾到大半夜。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小两口起了床。一夜未眠的母亲，早悄悄起来做熟了早饭。冯国璋吃完饭，母亲和妻子把他送到门口。

冯国璋鼻子一酸，险些掉下泪来，说：“娘，您老人家请回吧。”

母亲哽咽着说：“儿啊，常回来看看娘啊。”

冯国璋说：“唉，我记下了。”

母亲把手里的四个熟鸡蛋塞到冯国璋怀里，说：“儿啊，道上吃。”

冯国璋的心里热乎乎的，眼泪禁不住流出来。他在心里对母亲和妻子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冯国璋一定会对得起你们！”

冯国璋来到保定，找到茂源商行，看门的老头儿用审贼的眼光把他盯了又盯，问了又问，锁上抽屉，关上屋门，才去通报。

冯国璋跟在一个小伙计后面，拐弯抹角，穿堂越室地来到一间豪华的客厅，小伙计让冯国璋等在客厅里，他进内室通报。冯国璋把行李卷儿放在蒙着法兰绒的沙发上，不一会儿，小伙计出来说声“老爷让你等着”就走了。冯国璋看着古色古香的楠木雕花家具，古朴典雅的名人字画，一尘不染的紫红色绣花大地毯，再看看自己寒酸的衣着，沾满泥土的鞋子，越发感到自惭形秽，胆怯得大气儿都不敢喘，站也不是，坐也不是。他很想早些见到舅父，可又害怕见到舅父……

冯国璋正在坐立不安，一个五十多岁、身材细高的人迈着八字步慢悠悠走进来。他的脸长得像冬瓜，面皮黄得像死人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，留着八字胡须，身穿直贡呢长衫，脚穿软底缎面布鞋，左手拿着水烟袋，右手拿着文明棍。冯国璋在莲池书院上学的时候见过舅父一面，早把模样忘了，凭着感觉他断定这是舅父。于是，赶忙上前作揖，跪在地上叩拜：“给舅父大人请安！”舅父从鼻孔里“嗯”了声，坐在沙发上。一扭头看见冯国璋放在另一只沙发上的行李卷儿，马上板起面孔，用文明棍指着行李道：“嗯？拿开，拿开！”冯国璋赶忙提起行李想放在条案上，舅父又从鼻孔里“嗯”了一声；冯国璋想把行李放在太师椅上，舅父又“嗯”一声，他只好把行李放在地上。

舅父那张阴沉的脸已经够吓人了，那从镜片上射出来的寒光，更使人望而生畏。在舅父眼里，冯国璋貌不压众，语不惊人，身不满五尺，重不过百八十斤，衣着寒酸，举止失措。于是他拉着长声问：“多大啦？”“二十五岁。”冯国璋垂手而立答道。“什么学堂毕业？”“私塾

四年，保定莲池书院一年。”“嗯，求取过什么功名啊？”“没有。”“找我干什么？”“学买卖。”“你以为买卖就那么好学吗？你以为天上会掉馅饼吗？像你这样文不成武不就的人能有什么出息？不错，我的买卖是不小，人也确乎不少，可是，却容不得一个废物！”

冯国璋被激怒了，脸热辣辣地烧，鼻子一酸，眼睛一热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他想说，说既刻薄又狠毒的话；他想闹，闹得既痛快又不讲分寸。可是，他既没有说，也没有闹，而是狠狠地看了舅父一眼，眼神里有火光，有轻蔑，有愤怒，又有悲叹。他把头点了三点，连说三声“好”，回身把行李卷往肩上一甩，迈开大步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舅父凌乱的脚步，伴着凌乱的拐棍顿地的声音追出来，在台阶上止住，一个气急败坏的声音说：“正古道儿蹲庙旮旯儿的货！”

冯国璋不知道怎么出的茂源商行，那花厅，那甬道，那回廊，那曲径……凉风一吹，眼睛隐隐作痛，他才知道自己哭了。他就这样走出了今生今世再也不愿见到的茂源商行。

他走在保定府狭窄的街道上，忽然，身后传来嘚嘚的马蹄声，夹杂着喊声：“闪开，闪开，总兵老爷过来了！”街上的人纷纷向两旁躲避。他被人群撞击、裹挟，直至被撞倒。“他妈的，你找死！”直到背上重重地挨了一鞭子，他才回头去看。只见一个耀武扬威的军官，坐在一辆崭新的德制四轮马车上，一左一右搂着两个妖艳的女人，前呼后拥地跑过来。冯国璋面对总兵发出一阵歇斯底里的冷笑：“总兵？总兵有什么了不起！等着吧，我要当总督，当总统，我要出人头地！我要混得像个人样子！”

想归想，现实归现实，他的肚子咕咕叫了，才想起两顿没吃饭了。正好旁边有个卖烧饼老豆腐的小铺，他在就近的一张条凳上坐下来：“掌柜的，五个烧饼，两碗老豆腐！”“来了，”小伙计嚷着，“五个烧饼，两碗老豆腐！客官，一共五个铜子儿，掏钱吧您哪。”

他去掏钱，怀里没有，衣袋里也没有。他皱起眉头，想了想去掏铺盖卷儿——也没有，他母亲苦拔苦拽的压箱底钱，他妻子陪送的体

己钱，都让他丢了！他感到头嗡地一下涨得像个笆斗。他说了声“对不起”，背起行李到了当铺，把行李卷儿往高高的柜台一扔：“当！”

冯国璋来到火车站，买了一张火车票，空着肚子去了天津卫北的大沽口。他有个族爷叫冯士爽，在天津小站直字营当文案。他找到冯士爽，没怎么费劲儿，冯国璋的名字就出现在某队（连）火头军的花名册上……

清朝一开国就继承了明朝“开科取士”的制度，大肆宣扬“学而优则仕”，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“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碾钉”等做人之道，鼓励青年参加科举考试，形成“重文轻武”的社会风习。可当清王朝接二连三遭受列强欺侮，尤其经过太平天国起义、捻军起义之后，朝廷悲叹国家“无可用之兵”，不得不临时抱佛脚，扭转“重文轻武”的风习，用升官发财的哲学引导青年“投笔从戎”、“报效国家”。冯国璋既没钱买官，又没门子科举取士，只好走从军这条路，来实现自己的梦想。

可是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辛辛苦苦所得到的，只是一个“火头军”的头衔。他很失望，从报到那天起，就睡不安枕，整天一言不发，脸沉得能挤出水来。他天天品味妻子的话，甚至连在二舅处所遭受的冷遇，也觉得有几分道理。他几次想开小差，可是，一想起逃兵被抓回后非打即杀的情景，便感到毛骨悚然。他开始做噩梦，只几天的时间就瘦了许多。

一天早晨，庶务官回军带领几名火夫去天津买粮。这是一桩美差，一来可以外出散心，二来可以捞点外快，谁都愿意去，当然轮不到“尾旗兵”冯国璋。不料，临出发时，一个人突然病倒了，庶务官临时决定让冯国璋去充数。

庶务官等几个人坐在一辆大车上有说有笑，冯国璋和一个叫阎升的小兵坐在另一辆车上，没有一个人正眼看他们一眼，更没有人跟他们搭腔，仿佛压根儿就没有他们似的。

到了粮店，老板娘迎出来，一见回军的面就娇声浪气地说：“回大人，酒菜早准备好了，快入席吧。”回军嬉皮笑脸地说：“是吗？哈哈……你也准备好了吧？”说着，搂着老板娘的腰，几个人前呼后拥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地进了屋。一个火夫对冯国璋说："冯国璋，催他们装车，别误了老子的事！"说着也进了屋。冯国璋又气、又恨、又恼。

过了两三个小时，四个人红头涨脸，喷着酒气，一溜歪斜地回来了。他们坐在廊下的桌子旁，回军含混不清地说："冯国璋、阎升，给老子倒茶去！"其他人也狐假虎威地说："快去……快去！"

冯国璋和阎升忍气吞声提着茶壶走了。冯国璋边走边想，这几个小子太可恶了，我得好好治治他们……他跟阎升耳语几句，阎升会意，捂嘴笑着跑进附近一家药店，买了一包巴豆霜，偷偷倒进茶壶里，到茶馆沏了一壶茶水提了回来。

四个醉鬼正渴得要命，见冯国璋提来香茶，哪管三七二十一，咕嘟咕嘟就喝，不一会儿，一大壶茶水一滴不剩全灌下去。

这时，掌柜的已把米面装上车，大车出了天津城。先是喝水最多的庶务官捂着肚子："嗯，怎么回事？停下停下……"大车没有停稳，庶务官就跳下去。没多久，其他三人也相继跳下了车。就这样，他们一路走走停停，直折腾得那四人精疲力竭。冯国璋强忍住笑，殷勤地搀扶着回军上车下车，悉心照料，四个人反倒很感谢他。

回到军营，苏管带得知他们"吃酒误事"后十分震怒，要惩罚他们。有人知道消息后告诉回军，回军吓坏了，拉着冯国璋的手，央求说："冯老弟，千万口下留情，美言几句吧。"冯国璋心想，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，多一个敌人多一堵墙，我何不趁此机会交个朋友呢。于是，他说："大人，请放心，我不但不让苏管带惩罚你，还要让他褒奖你。"

回军说："你真有这么大能耐？那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一定忘不了你的好处！"

苏管带找来冯国璋，问："冯国璋，这次去天津卫买粮，你从始至终都在回军身边吗？你看见他们喝醉酒啦？是不是老板娘请的客？"

冯国璋说："不，是他们几个人凑的钱。他们也没有喝醉。回大人说：'咱们受管带大人之命来执行勤务，务要规规矩矩，老老实实，

不能给大人丢脸，让他老人家操心，酒可以喝点儿，但万不可醉酒误事。’所以，他们喝得都不多。”

“嗯……”管带脸上已有三分喜色，“你会喝酒吗？”

“会。小的一次可以喝一斤白酒。可是大人，小的不能喝，小的牢记大人的教诲：‘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’军人条例上写得明明白白：‘士兵执行勤务不得饮酒误事……’所以，我滴酒不沾。不过，我对不起大人，我心里真想喝，只是没敢喝。”

“嗯……”管带脸上有了五分喜色，“你们为什么耽误这么久？”

“报告大人，半路上一辆大车坏了。车把式一再恳求在外边过夜，回大人怕出事，又怕大人您惦记着，坚持马不停蹄地往回赶。”

“嗯……”管带脸上又多了一分喜色，“那拉肚子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回大人，他们为了给公家省钱，没敢找大饭馆吃饭，找了个不起眼的小饭铺，结果吃坏了肚子。道上他们虽说病得很重，可没有一个人留下来，带着重病赶回军营。”

“嗯……”管带脸上已经有了八分喜色，“据你看，他们手脚干净吗？”

这时，冯国璋如数家珍，把米多少钱一斤，买了多少斤，一共多少钱；面多少钱一斤，买了多少斤，一共多少钱；几种粮面相加共多少钱，说了个一清二楚。他把回军贪污自肥的事实，巧妙地掩盖起来。

这时管带脸上早已漾出微笑，高兴地问：“你上过几年学？”

冯国璋扯谎说：“前后八年，最后三年就读于保定莲池书院。”

管带兴致勃勃地说：“好啊，你写几个字我看看。”

冯国璋提起笔写了“天朝圣邦，皇恩浩荡”八个大字。管带的脸上笑成一朵花，拍着冯国璋的肩膀说：“从明天起，你给我当戈什哈（勤务兵），你愿意吗？”

“多谢大人提携之恩！”冯国璋立刻给管带大人请了个安。他高兴极了，对自己的随机应变感到很满意。

跟管带谈完话，冯国璋立刻去见提心吊胆的回军，把跟管带谈话的情况，添油加醋叙述了一番，回军感动得热泪盈眶，跪下纳头便拜。

“且慢！”冯国璋把他提起来，板着脸说，“回军，你知罪吗？你有贪污行为！”

回军吓坏了，赶忙向外看看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啊……”

“没有？”冯国璋眼睛死死盯住他，“你难道还想瞒我吗？米多少钱一斤？你虚报的多少？面多少钱一斤？你又虚报多少？几项加起来，共得利几百两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还有你本月 3 日，出库大米一千五百斤，你报了多少斤？本月 17 日，你出库面两千二百斤，你报了多少斤？本月 23 日，你出库香油……”

原来冯国璋是个很有心计的人，他为了改变自己的地位，对回军等人合谋贪污，时时留心，处处在意，一笔笔账目记了个清楚明白，以便在必要时摊牌，制服对方……

回军一听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哆哆嗦嗦地小声说：“国璋老弟，你……你……救救我吧，高抬贵手吧……”

冯国璋已不是昨天的冯国璋，他一下变得十分世故、老练和自信。他哈哈大笑，说：“老兄，放心吧，我冯国璋宁修百步路，不拆一座桥，我都给你在管带大人面前瞒下了。”

“是吗？”回军扑通一声倒地便拜，“贤弟，务请受愚兄一拜！今后有用愚兄处，纵使肝脑涂地，也在所不辞！”

冯国璋赶忙将他拉起来，说：“仁兄何必见外？你我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理应相掖相助。”

回军把三个狐朋狗友叫到一起，盛情款待冯国璋，后来，五个人成了好朋友。

冯国璋自从给苏管带当了戈什哈后，把管带哄得团团转。管带一拿小烟袋，他早把火递上去；管带要骂某个人，他总能铺排出某人一大堆不是；管带要奖掖某个人，他总能道出某人一大堆好处。甚至问他爱吃什么，爱喝什么，爱玩什么，爱干什么，他都跟管带毫无二致。没有几个月，连管带的公务和难题，有时都要请他帮忙处理。

冯国璋从军后第二年秋的一天，他正帮助文案处理公文，其中一件上级的公文引起他特别注意：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天津创办了北洋武

备学堂，从今年起，要从曾国藩的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中，推荐一批“有为”青年到武备学堂学习。冯国璋从军的这个军队，正是淮军。冯国璋心想：现在军队里，识字的人不多，有学问的人更少，今后朝廷要整军经武，必然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和理论人才，我如能考上武备学堂，今后定能平步青云，出人头地。怕只怕苏管带不肯撒手……他想来想去，还是去找族爷，请他设法打通统领刘琪的关节，让刘琪再跟苏管带讲。第二天，他就请假去见冯士爽。冯士爽经不住他翻来覆去的缠磨，终于给刘琪写了一封亲笔信。冯国璋的心计没白费，他终于如愿以偿，成了武备学堂第一期学员。

从穷愁潦倒，到学习、生活都有了基本保障，冯国璋十分满意，他把个人的抱负，在舅父处所遭受的冷遇，一股脑儿化作思想动力，夜以继日、废寝忘食地学习，不管是军事理论，还是操演课，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。

冯国璋还如饥似渴地挤时间自修文化课。为了取得一张正式文凭和检验一下自学成果，1888 年，他向军学处长官请了三天假，偷偷地回到河间府去参加科举考试。虽然他昼夜思念妻子和老母，虽然此时离家只有二十多里地，他却没有顾上回家看一看，考试完毕，就匆匆忙忙赶回天津武备学堂。一个月以后，一张考中秀才的正式文凭寄到他手中。他所在的陆军科师生上百人，为他金榜题名举办了欢庆晚宴，连督办大人都出席并为之祝贺。

1890 年，冯国璋在武备学堂毕业了。在气氛热烈的毕业典礼大会上，学堂总办荫昌发毕业证书，德国洋教习、中国教习代表分别讲话，冯国璋作为优秀学生代表也做了慷慨激昂的发言，博得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。早在冯国璋学习期间，各科的教习，各处的总办、帮办，都很器重冯国璋，荫昌本人也对冯国璋颇有好感。因此，毕业前，荫昌亲自跟他谈话，动员他留校充任教习。冯国璋受宠若惊，欣然答应留校工作。

冯国璋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，既有地主阶级的清高孤傲，又有仰人鼻息和委曲求全的自卑感。这一切，使他形成了双重人格。为了出

人头地，他忍辱负重，息事宁人，狡狯圆通，巧于周旋。对小事他常装糊涂，能吃屈让人；对大事他很清楚，一丝不苟。他在上学和任职期间，将上上下下、前前后后的关系都处得十分融洽。

他在武备学堂一口气做了三年教习，开始，他为能留校任教而沾沾自喜；后来他发现教习的地位十分低微。因为清军将领多系行伍出身，压根瞧不起武备毕业生，更瞧不起“光会耍嘴皮子”的教习。在操场上，他这个教习有时还不如一个小棚长、哨长说话灵。跟他一起毕业的同学，大多当了哨长、队长或管带，而他，整天摸爬滚打，辛辛苦苦才捞到一个不起眼儿的协军校（排级）衔。这样干下去，何年何月才能实现升官发财的愿望？

一天，冯国璋给学生们上战术操练课，他做完一套动作后，让学生们操演，别的学生都做了，唯独一个学生，坐在树荫下乘凉。冯国璋大声喊：“汤铭泉，入列！”叫汤铭泉的那个学生，挑衅地瞅了他一眼，扭过脸一动不动。冯国璋被激怒了，大步走到汤铭泉面前，怒斥道：“汤铭泉，我命令你入列！”汤铭泉冷冷一笑：“我侍候不着你！”冯国璋上前抓住他的脖领，左右开弓打了他两个嘴巴。不料，汤铭泉忽地跳起来，挥起一拳把冯国璋打了个趔趄。冯国璋气得五官都挪了位，大声喊几个学生的名字：“把他捆起来，关三天禁闭！”可是，几个学生你瞅我，我看你，谁也不动，眼睛却瞟着他们的哨长。冯国璋明白了，原来这个哨长经常和冯国璋过不去，是他暗中指使的。冯国璋一气之下，写了一份辞呈。

想不到，冯国璋却闯下大祸。原来，他打的那个学生是当朝一个满族权贵的外甥。那个哨长傍虎吃食，想挤走冯国璋。不几天，处分冯国璋的命令下来了，连荫昌都表示保护不了他。

冯国璋十分恼火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他见到了聂士成。在他当戈什哈期间，他经常见到聂总兵；上学期间，聂总兵又给他们讲过课；在他当教习之后，又不断跟聂总兵接触，对聂总兵十分仰慕。他把自己的遭遇和调职心愿告诉聂士成。聂士成一听，拍案大骂：“他妈的，

欺人太甚！算啦，别干教习了，到我这里来好了！”冯国璋一听正中下怀，赶忙声泪俱下地说：“多谢大人成全！”

冯国璋是个“捉不到乌鸦腿不肯放枪”的人。办一件事前总要三番五次地掂掂分量，权衡利弊。1894 年正月的一天，他从天津来到大沽口冯士爽的宅邸，要跟族爷商量商量。

“华甫，有事啊？”冯士爽问。

“三爷。”冯国璋说，“我不想当教习了，我想调调差事。”

“嗯，干得好好的，这是为什么？”

冯国璋把干教习低人一等，没有前途，以及跟学生发生冲突等简要地说了一遍，表示想投靠聂士成大人，特意来听听族爷的意见。

族爷欣快地说：“好啊，那是个好人！我在他部下多年，我最了解他。聂士成幼年家贫，很少读书，他性情粗犷耿直，说话高腔大嗓，声似铜钟。同治元年（1862 年），因为受了地主老财的窝囊气，一怒之下，把地主的粮仓烧着，当晚投了淮军。因为他在弹压‘长毛’和‘捻子’中屡建奇功，颇受朝廷赏识，投军第三年就破格擢升守备，次年升都司加游击衔，同治三年以副将补用，次年便以总兵记名简放……”

冯国璋惊讶地说：“升迁好快呀！”

冯士爽以惋惜的口气说：“是够快的。唉，可是以后的二十七年一直是个总兵，并没有升迁哪……”

“这是为什么？”

“唉，这个人有个毛病，抗上，说话做事太直。他看不惯乌七八黑的人和事，总是饿着茬来，还有他的香饽饽吃？能保住总兵的地位就不错喽……”

冯国璋给族爷点上水烟袋，冯士爽“咕噜噜”地抽着。冯国璋说：“可惜呀，他要是能随和着点儿，那官可就做大了！”

冯士爽紧抽几口水烟，咳嗽两声说：“是啊，人可不能太找死卯儿啊。比方说，眼下当官儿的有几个不吃空名字，不克扣兵饷的？士兵月发饷银四两二，真正发到个人手连一半儿都没有。哪个有头有脸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